

论“布雷敦森林会议”后的美国经济

刘 威

一、“布雷敦森林会议”与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到1944年,同盟国稳操胜券,轴心国意大利已经倒戈,德、日法西斯困兽犹斗但败局已定。当时,除美国和瑞士外,战火所及各国货币制度一片混乱,为了重建一个较完整的货币体系,参加筹备建立联合国的美、英、法、苏、中等44个国家的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敦森林举行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即布雷敦森林会议。与会代表字斟句酌、仔细推敲,最后通过了美国财政部长助理哈里·怀特草拟的联合国家稳定基金与联合国家及协同国家复兴银行计划草案。主旨是肯定以美国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取代满目创夷的大英帝国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

“布雷敦森林协定”确认事隔10年即美国政府于1934年制定的35美元等同于一盎司黄金的官价,其它各国中央银行可将持有的美元按照此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协议还规定其它会员国货币按其法定含金量与美国定出固定的比价,不得随意变动。由于美元同黄金直接挂勾,其它国家货币只能同美元挂勾,美元取得了与黄金相等的贮存手段和显赫的国际支付手段的特权。国际上自然形成以美元为中心、实行固定汇率制的资本主义世界货币体系。美国的联邦储备银行变成资本主义世界的中央银行。1946年美元实际购买力较1939年已经下降28.9%,而“布雷敦森林协议”所规定的35美元等同于一盎司的官价实际上是提高美元地位而压低黄金价格。这对于战后美国对外经济扩张极为有利。此时,美国人口虽然只占世界的6%,却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的2/3、外贸出口总额的1/3、黄金储备的3/4。它生产着资本主义世界1/3的小麦、1/2的棉花、70%的玉米、62%的煤和石油、61%的钢、84%的汽车和拥有全世界84%的民用飞机。1945年美国武装部队高达1212万人,海军舰艇380万吨。在联合国会议上,许多国家由于有求于美国,所以唯美国之马首是瞻。美国则从心所欲,操纵了一个占绝对多数的投票集团。美国前总统赫伯特·胡佛洋洋得意说:“我们能够把自己的政策强加给世界”。当时的总统哈里·杜鲁门也一再扬言:“美国负有领导世界的责任”,面对着被丘吉尔首相看来不过是“一堆瓦砾场,一个藏骸所”的英伦三岛,以及大英帝国的殖民地和自治领地“相继脱离了英国的卫星轨道转入正在升起的美利坚超级星球的引力场”,英国外交大臣贝文感慨万端地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掌握着全世界财富的30%,而今天,美国则撑握着大约50%。为了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受战火蹂躏的世界各国,只能向美国购买商品,由于囊中羞涩,各国不仅黄金储备有限,又没有可以输往美国的商品,因此普遍感到美元缺乏而形成“美元荒”。于是原子弹和美元自然成为美国称霸世界的工具和象征。

二、战后美国的多次经济危机与峰回路转

40年代末，“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美国海外庞大驻军的军费开支，加上国内大量军队要求复员就业的压力，严重的房荒和急剧下降的军事订货，使大量军工企业职工面临失业。按凯恩斯主张行事的银行低利率，又促使美元大量外流。这些巨量的“欧洲美元”不久倒流美国购买商品，随即形成美元泛滥。50年代初，曾遭战争破坏的国家在废墟上重建，经济逐步回升。对美国的贸易出口逐渐扩大。1958年欧洲共同市场建立，各国货币可以自由兑换，加强了竞争能力。而美国国际收支已出现严重逆差。1960年美国黄金储备由1940年的240亿美元下降到178亿美元，而所欠外债达210亿美元，导致战后第一次美元危机。1968年美国黄金储备又剧降至17亿美元，对外流动负债高达311亿美元。1971年美国发生了120年来第一次贸易逆差，美元形势益加恶化。1971年12月美国被迫签订“史密森协定”，决定美元对黄金价格贬值7.89%，即黄金由每盎司35美元上升到每盎司38美元。“布雷敦森林协议”已受动摇。1973年美元危机再度爆发，美国政府被迫宣布美元再次贬值10%，黄金官价每盎司为42.22美元，“布雷敦协议”名存实亡。1976年鉴于美国经济危机日益加深，国际货币委员会在牙买加集会，签署了“牙买加协定”，宣布废除黄金官价，允许各会员国自由选择汇率。“布雷敦森林协议”彻底崩溃，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贸易体系彻底瓦解。美元对黄金价格的屡屡贬值，说明进入20世纪60—70年代后，美国经济形势日益严峻及其世界霸权地位的跌落。

据资料记载，伴随西欧和日本经济的复兴，美国商品出口自1975年起显著下降，而进口量却在世界贸易进口总额的比重由1957年的13.2%增至1959年的15.6%。1950—1959年，美国国际收支逆差累计已达174.65亿美元，通货膨胀的隐患自从罗斯福“新政”以来的长期赤字财政政策已在美国经济生活中深深扎根。如1969年美国消费价格指数比1964年上升16.9%，批发指数上升11.8%，以后无论是肯尼迪的“新边疆”、约翰逊的“伟大社会”施政方针，都无法挽救正在沉沦的美国霸权地位。

为了弥补庞大的政府财政赤字，历届政府只好举借债务度日。50年代政府公债每5年增长率为6.3%，但进入60年代，前5年上升到11%，后5年上升到18%，1970—1975年猛增到42%，与赤字财政相匹配只能是进一步增大货币供应量。从50年代的2%，增加到60年代的5%。1971—1976年增至5.8%，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却由50年代的4.2%降至60年代的3.2%；70年代再降为2.7%。反差益形扩大，最后酿成了60至70年代被美国经济学家惊呼为“奔驰性通货膨胀”和生产停滞并发病。滞和胀又互相牵制，成为美国政府穷于应付的恶性循环。尼克松上台，仍把凯恩斯主义奉为圭臬并遵行不移。1971年和1972年财政赤字高达270亿美元，1972年货币增发量为9%，在尼克松第二届总统任内，通货膨胀已上升到12.2%。越南战争失利，中东石油禁运，水门事件的困扰，同苏联争夺世界霸权的多次受挫，证明美国干涉世界事务鞭长莫及，力不从心。尼克松在内忧外患中承认，他的膨胀与收缩交替为用的财政政策遭到失败。此时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69年的119亿美元再下降到1971年的102亿美元。国外拥有可向美国兑换黄金的美元则由419亿美元上升到642亿美元。美元信用大跌。此时欧洲屡屡发生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风潮莫不使美国当权者如坐针毡，感到美国国力江河日下。

作为美国三大经济支柱的汽车、钢铁、建筑行业，总产值1974年较1973年下降64.8%，汽车产量1975年较1974年下降56.4%，钢产量1975年较1974年下降34.4%。失业率却扶摇直上，1975年为8.9%，人数为825万。消费物价指数1973年上升6.2%，1974年高达11%，1976年政府财政赤字为656亿美元的创历史记录。

1979年卡特当政时，物价持续上升14%，1980年被称为美国战后第七次经济危机，工业

生产下降 10%，通货膨胀率为 12.7%。由于经济政策的失败导致卡特竞选总统落选。

1981 年罗纳德·里根入主白宫，在电视讲话中承认：“我们受到了一次相当大规模的经济灾难，按老办法已经不能解决问题了”。

鉴于美国经济长期受‘滞胀’的困扰，里根毅然抛却凯恩斯主义，反对罗斯福“新政”以来数十年政府对国家经济生活的干预，主张让资本主义经济自行其是，并大量降低个人所得税，支持企业加速折旧，以刺激经济复苏。

由于里根听取了阿瑟·拉弗的发展经济应着眼于刺激供应，供应会自动创造需求的供应学派主张，同时又采用了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芝加哥学派的主张，即提倡国家要尽量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只须把货币供应量作为政府唯一的政策工具，即政府只要保持每年货币发行增长长期维持在 4—5%，和预计的国民经济增长速度大体保持在同一水平上，以稳定物价并促使经济复苏。里根满怀信心期待美国经济增长率将从 1981 年 1.1% 上升到 1982 年的 4.2%，以后会长期保持在这一水平上；失业率将由 1981 年的 7.8% 下降为 1982 年的 6.3%，1986 年再降为 4.2%。经济学家赫伯特·斯坦风趣地称里根经济主张为“快乐的经济学”。但无情的事实粉碎了里根的一厢情愿。从 1981 年 7 月开始，被称为战后美国第八次经济危机正在用他那玄色的法袍扑打着美国的大门。此时，工商业倒闭较 1980 年增长 46%，1982 年较 1981 年国民生产总值反而下降 2.1%，失业率 1982 年上升到 9.6%，失业人数突破 1100 万，货币增量远远超过里根原来的设计达到 11%，说明里根部分采用了凯恩斯主义，实际放弃了货币学派主张，里根的经济政策引起了 1981—1982 年的第八次战后经济危机。但从 1982 年年底开始，经济明显回升。1983 年国民经济增长率为 3.4%，1984 年增长率为 6.8%，以后增长势头虽然减弱，但到 1987 年 5 月已持续了 54 个月的低速增长，失业率由 1982 年的 9.6% 下降为 1986 年的 7%，就业人数增加 1900 万，通货膨胀从 1982 年后连续两年下降为 3.8%，1986 年又下降为 3%，美国经济一时似乎挣脱了长期滞胀并存的噩梦，取得了连续 4 年半的温和性通货膨胀下的低速增长。但里根也对诸多社会问题束手无策。据美国官方公布：1980 年生活在贫困线下的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 11.8%，1983 年上升为 15.2%，1986 年仍有 3300 万人处于贫困状态。布什继任，经济政策仍步里根后尘。前苏联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纷纷解体和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的胜利虽给布什的外交政策增色不少，但终因国内经济困难重重，回升乏力，使他在一任后就搬出白宫。八次经济危机间隔越来越短而危机阶段越来越长，一直使半个世纪以来美国经济在困难中颠簸留顿。诸多经济学者由此论证美国经济一蹶不振，推论美国已经紧步昔日大英帝国之后，气息奄奄，夕阳残照。某以为不可。美国在与日本、德国、西欧甚至亚洲“四小龙”竞争中屡屡有挫。如以 1980 年为例，美国和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分别为 26317 亿美元和 10401 亿美元，日本经济规模为美国的 40%，到 1989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突破 30000 亿美元，比 1980 年增长两倍，同时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则增至 52340 亿美元，比 1980 年翻了一番。但我们还应看到，1980 年日本国民生产总额比美国少 16000 亿美元，但这个差额 1989 年扩大为 22000 亿美元，美国比日本更领先。根据美国经济学家塞缪尔·亨廷顿论证：1980 年至 1986 年日本国内生产总值是它在 1965 年至 1980 年间平均增长的 58.7%；而美国 1980 年至 1986 年的经济增长率则是它在 1965 年至 1980 年之间的平均增长率的 110.7%，美国增长超过日本。塞缪尔·亨廷顿引用 1988 年美国“总统经济报告”中列举的统计，认为，1981 年至 1985 年美国、日本和欧洲共同体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2.6%、4% 和 1.5%，而 1983 年至 1987 年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3.8%、3.8% 和 2.3%，美国增长速度和日本相同并一直高于欧共体。至于美国是否已经变成纯债务国，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迄至 1989 年，美国对外直接投资额累计为 3734 亿美元，80 年代末，美国从这些投资中获益每年在 300—500 亿美元之间。1989 年美国从海外投资获益较外国在美国投资获益总量多 2.8 倍，即多出 396.2 亿

美元。克林顿入主白宫后,美国国民生产率逐年提高,继1993年四季度7%的惊人增长之后,1994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年率仍保持在3%的可观速度,工业生产已经12个月继续攀升,1994年5月失业率下降到6%,已接近充分就业。1992—1994年,美国生产率以每年2.6%的速度增长,是70—80年代平均速度的二倍多。1994年财政赤字头8个月比1993年同期减少470亿美元。据美国政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合组织的估计,1994年经济增长幅度应在3.6%—4%之间,1995年至少可保持3%。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如果美国经济近年一直持有这种速度,可以在没有潜在的通货膨胀压力下,仍可持续好几年3.5%的经济增长。应当看到,美国在经历了周期性的经济呆滞之后,峰迴路转,已逐步进入周期性的经济回升阶段。

三、即非夕阳残照,又非全面复兴

布雷敦森林会议后50年来,美国经济状况已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而昔日的霸权地位,由于国内垄断集团和广大无产者的斗争、国外经济、政治多元格局的出现以及美国自身的经济困难,而屡受挑战。但是,由于在新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条件下,科学技术、原子能应用、电子技术、合成材料、航天、信息、自动化和生物工程等不少美国占居鳌头的高科技的推动,产业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工农业生产获得巨大发展。美国虽然是已从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即资本主义最后的腐朽没落阶段,由于竞争仍然是绝对的,各种垄断组织、社会各个利益集团及不同的产权所有者之间无不存在着激烈的竞争,而在市场经济高度发展下的竞争,势必给产业部门带来内在的动力和外部的压力,这就迫使企业竞相采用高新技术提高生产力和降低成本,才能提高企业的竞争能力和生存能力。其次,由于新的国家垄断资本的出现,资本更加雄厚,也才能不避风险为高科技注入大量资金,保证诸如“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获得成功。还应看到,垄断集团之间不仅存在着相互角逐和你死我活的斗争,也存在着为了攫取最大利润而互相结合。其三,在生产高度社会化过程中,企业的基本形态为股份公司,出现了“股份民主化”的势头,企业职工由过去的纯粹处于被奴役被剥削的地位转变为获得一定程度的协商权、参与权,甚至是共决权,阶级关系有了某些调整。战后,美国社会的阶级斗争已不象《资本论》一卷首版时那样激烈。美国工人阶级已不是为了“活下去”而是为了“活得更好”而斗争。第四,高度机械化和自动化,推动美国农业全部摆脱了手工劳动状态。1957年前美国农产品进口总额大于出口总额,到1980年出口为原来的10倍,上升到4000亿美元以上,农产品的贸易顺差达到230亿美元。劳动中因为智力因素不断增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距逐步缩小,城乡差别正在消失,说明新式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还能够在新形势下互相适应。前苏联的解体,使美国消除了最大的潜在威胁。对军费开支作某些削减既可减少政府财政赤字又可在教育、培训、科研方面注入更多资金,刺激经济增长,而强大的增长自身就会形成一种有力的、自我加强的能力,造成良性循环。凡此种种足以说明,那种认为美国已紧步大英帝国之后,已是夕阳残照,是没有充分根据的。但不容美国当政者乐观的是,刚进入1995年,美国对日元、马克的持续贬值,美国统治集团虽倍受指摘,捉襟见肘仍不能挽救江河日下的美元贬值趋势,又说明了,只看到美国的军事实力、政治凝聚力和高科技的发展以及近来贸易竞争中的凌厉攻势,在推销飞机、电站、通信设备方面的频频得手,就认为美国已经全面复兴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在周期性的萧条之后会出现周期性的复苏,美国经济在“布雷敦森林协议”签订后的半世纪,和其它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在困难中踽踽而行,如牛负重,在挣扎中前进,才是符合实际的结论。

(责任编辑 王冰)